

後漢書

冊七



後漢書卷五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宣張王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宣秉傳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稱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

周公爲太宰伊尹爲阿衡莽欲兼之故以爲號

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

固稱疾病更始卽位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

丞

光

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尙書令

續漢志曰尙書令一人千

者石秦官武帝用宦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

後漢書卷五十七 列傳 中華書局聚

獨坐明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

之說文曰苛細草也以喻煩雜也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

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左即賜布帛帳帷

什物周禮幕人掌帷帟幕鄭玄曰在傍曰帷爾雅

帳帷故通謂生之帳軍法五入為伍二五為什則共其四年拜

大司徒司直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

大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

及續漢書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

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鬻為

擔音丁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文○劉敞曰案除子彪

為郎東觀記曰彪官

張湛傳

張湛傳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

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易家人卦曰

焉父母之謂也及在鄉黨詳言正色詳審也三輔以爲儀表儀法

也表正也書曰儀表萬邦人或謂湛爲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

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爲二千石王

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

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告請也告歸謂請假

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史嗣續於其中也主簿進曰明府

位尊德重不宜自輕郡守所居曰府者尊高之稱

謂之明府湛曰禮下公門輒輅馬輅大也君所居曰

亦其義也曰禮下公門輒輅馬輅大也君所居曰

謂小僂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輒輅馬輅大也君所居曰

敬以廣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論語之文也鄭玄父母

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謂門弟子曰魯

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也五年拜光祿勳前書光祿本名郎中令

千石掌大夫郎中從官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

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

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建武

十七年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漢官

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文南曰中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秩千石候

舍一人秩六百石候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

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帝

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溲音所流反因

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 王丹傳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

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周急謂周濟困急也

周孔子曰君子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

勞之東觀記曰載酒肴使於田頭大樹下其墮嬾者

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音力邑聚相率以致殷

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

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辦

鄉鄰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

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

俠也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

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

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

而不許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爲大司馬出使匈奴過

今于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于會前將軍鄧禹西征

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

後漢書卷五十七列傳三一中華書局聚

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

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

丹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

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

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東觀記曰丹怒撻之

十五令寄縑以祠焉東觀記曰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

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史記曰管鮑

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牙鮑叔牙前

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琅琊人也二人相善

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張耳陳餘初爲刎頸交後

餘於泚水之上蕭育字文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爲友

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

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



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 王良傳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

夏侯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受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王莽時稱病不仕

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

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

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

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爲大司

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

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

田中歸東觀記曰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

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

掾即謂鮑恢司徒之言勞苦相過

更無信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

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

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

不憚煩也

揚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

遂拒之良慙

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

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

中徭役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

義

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真偽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

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不期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畏罪者疆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入同過其仁則可知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爲美談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諡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

於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

積可不謂忠乎

事見左傳

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

其多詐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

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

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

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

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

其然乎真偽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

體仁與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

不信其偽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

而行意亦同也此皆于思于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

### 杜林傳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

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武帝時徙茂陵

父鄴成哀間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

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

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鄴守

從敵子吉學得其家書竦即吉之子也博學文雅過於敵見前書

林從竦受學博洽

多聞時稱通儒

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

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

初爲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逵孟

冀等

遼音七倫反

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

取財裝褫奪衣服

褫解也音直紙反

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

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

言知天道有神乎

赤眉

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

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

不畏天乎

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誠詩曰不畏于天不媿于人

賊遂釋之俱免

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持書平

○劉歆曰

案文多一平字蓋舊作洽書讀者以平音也後因疾告洽字章懷已改作持後人又妄留平字也

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

欲優容之

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囂地終不乃出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也

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

禮記曰

不臣天子不事諸侯慎靜尚蓋伯夷叔齊取食周

粟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文王後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

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非之義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今

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

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

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

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

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

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

車馬衣被羣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

夫咸推其博洽

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

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肉施九族外有賓

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

勝我也博廣也洽徧也言其所聞見廣大也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

於古學

宏字敬仲在儒林傳

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

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

林聞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

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

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

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

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

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

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

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

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東觀記載林議曰當今政

卑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特起不

因緣堯堯遠於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論后

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祚詩曰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感後代

王良爲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逵趙秉申屠剛及

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

以林代郭憲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三署左

將及五官中郎將皆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

管郎官也見續漢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

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左傳曰

外爲姦在內爲軌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

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

後漢書卷五十七列傳七十一中華書局聚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皆論語之言也

政謂禁令刑訓

導之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但免罪而已而無恥慙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

義則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

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

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

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尚書呂刑篇曰五刑

三千屬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彫爲樸蠲

除苛政更立疏網

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爲圓斲彫而爲方

恢恢疏而不漏

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

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疵

索求也詆欺謂飾非成讞非其本罪

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

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

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

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匿

以文避法焉

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

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爲王



傅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  
應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

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

東觀記曰王又以飾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

以道重無所置之

若明年代丁恭爲少府

恭字子然山陽人在

儒林傳

二十二年復爲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爲大司空

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

子喬爲郎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

左氏傳晉大夫辛廖之言賢

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爲丹水長

丹水屬南陽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己詐窮

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

矣

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故趙孟懷忠匹夫成

其仁

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之靈公患焉使鉅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

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干於此不

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 杜林行義烈士

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易繫辭曰天

人之所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

### 郭丹傳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為廬江太守

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鸞衣

裝買產業鬻賣也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符即編

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縑帛分持後復

出合之以為符信買符非真符也東觀記曰丹從宛

入陳洸買入關符既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

不出關續漢志曰諸侯使車皆既至京師常為都講

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尤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

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

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

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

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衰

經盡哀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經首經象緇布冠要經象大帶經之言實衰

之言摧眊中實摧痛也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間

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

守杜詩請爲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嘆

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虞芮之君爭田相讓曰西伯仁人也蓋

往贊焉乃相與朝周至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君乃慙而退今功曹推賢可

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黃堂太守之廳事十

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

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爲司

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於

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爲司徒遷

字子廬沛國人初爲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

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

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史記楚優錐之地無立

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

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

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

丘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

邪遂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

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

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

孫叔敖死王以其地不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

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

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傳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爲郡吏

東觀記曰良爲郡議曹掾

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

功德

東觀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難鳴犬吠之音期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

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

良於下坐勃然進曰

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

東觀記曰良時跪曰門下掾使

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綺望曰議曹情竅自無綺寧足爲不家給人足邪

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鰓魚百枚也

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爲功曹

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

辟之署爲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薦良曰臣聞爲國

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

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

節言雖奢耄志節不衰

又治尙書學通師法

東觀記曰良習大夏侯尙書

經

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

矣憂責深大

絕猶極也

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

位之罪

公叔文子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

之同爲大夫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爲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

其竊位者歟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敢秉愚瞽犯冒嚴禁顯宗

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

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

蕭何薦韓信于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于是設壇場拜信爲大將軍見前書

今以良爲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

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

鉤留也

詔書

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

乘輿無人臣禮爲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

恐聖化由是而弛也

臨廢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爲卽丘

長

丘卽丘縣名屬東海郡卽左氏傳之祝

丘也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

後遷司徒長

史

哀帝改丞相爲大司徒司直仍舊中興因之不改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

每處大議

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時譽

希猶瞻望也

後坐事免

復拜議郎卒於官

### 承宮傳

承宮字少子

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

琅邪姑幕人也少孤

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

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

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豬而留聽經豬主怪其不還求索得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

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

續漢書曰宮嘗出行得虎所殺

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上師師不受宮因棄之人間其故宮曰旣已與人義不可復取

經典旣

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

與妻子之蒙陰山

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陰山在今沂州新泰縣東南肆力耕

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

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

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

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永平中徵詣公

車車駕臨辟雍召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

陳政論議切懇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

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

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

續漢書曰夷狄

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瘠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也

帝乃以大鴻臚魏

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褒歎

賜以冢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

續漢書曰

宮子疊官至濟陰太守

### 鄭均傳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



東觀記曰兄仲爲縣游徼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則脫身爲傭

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

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

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子甚篤已

得一尊其母然後常稱疾家庭不應州郡辟召郡將

欲必致之使縣令譎將詣門譎詐也既至終不能屈均

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濮州縣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

舉直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

肅宗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

帝賜以衣冠東觀記曰均遺子英奉章詣闕詔元和

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以毛義廬江人鄭均

也相議郎鄭均東修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

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

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

吉哉章明也吉善也言為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稟餼則政之善也尚書咎繇謀之言其

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

異行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也

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云助老氣也明年帝東巡過任

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祿每

十月石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永元中卒于家

### 趙典傳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謝承書曰典太尉戒

之子也桓帝立以定策封廚亭侯典少篤行隱約隱猶

約儉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謝承書曰典學孔子

也藝術靡不貫綜受建和初四府表薦四府太尉司徒

也謝承書曰典性明達志節清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

對策為諸  
儒之表  
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為侍中時帝欲

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漑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

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

言而止墨子曰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

糞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已也文帝嘗欲作露臺

召匠計之曰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

不便輒弛以利人是愛人也父卒襲封出為弘農太

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

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羣臣

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

忝下辱亂象干度左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

而已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丁

傅日亦然是不用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史記功

善人則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臣侯表

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宜一切削免爵土

非有功不侯不如是天下共擊之

後漢書卷五十七 列傳

十一 中華書局聚

以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

異疑議輒諮問之

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懿尊為國師位特進七為列卿寢布被食用

瓦器也

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

之貧者後以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

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

褐織毛布之衣貧者所服

且烏烏反哺報德況於士邪

小爾雅曰純黑而反

哺者謂之烏春秋元命包曰烏孝鳥也

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

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

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

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

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與

竇武王暢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侯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

使者弔祠寶

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諡曰獻侯典兄子謙謙弟温

相繼為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為太尉獻

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將軍

文○劉歆曰案

少一專字爲前置

明年病罷復爲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爲董卓所愛

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

故不加罪轉爲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郟侯

音郟

盤眉反

李傕殺司徒王允復代允爲司徒數月病免拜

尙書令是年卒諡曰忠侯温字子柔初爲京兆郡丞

前書三輔丞武帝元鼎四年置秩六百石

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遂棄官去遭歲大飢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

獻帝西遷都爲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

楊彪爲司空免頃之復爲司徒錄尙書事時李傕與

郭汜相攻傕遂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傕

素疑温不與己同乃內温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

白城温與傕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讐然實屠陷王

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

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讐睚眦解見寶融傳三人在

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

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

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

而弗改滅其頂凶滅沒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

者也涉難過甚故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

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惟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

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溫從車駕都許建

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為掾操怒奏溫辟忠

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以

義黜謂棄郡奔喪官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鵠

也白髮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後漢書卷五十七

後漢書卷五十七

列傳

五 中華書局聚

新編書影五十五

地...少...志...出...然...乘...高...辭



後漢書卷五十七考證

吳良傳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之諡也○拔字監本誤作枝今從宋本作拔臣會汾按毛奇齡論語稽求篇曰公叔文子名公叔發注疏古本孔安國注作公叔拔此據世本衛獻公孫公叔拔若公孫枝是秦大夫字子桑秦穆公時臣非文子矣相傳明代國學生有罰修十三經注疏壞板者以枝拔形相近陰改拔作枝以傳會朱注至今莫辨今此傳注宋本尚作拔奇齡之言益信而有徵矣

後漢書卷五十七考證



後漢書卷五十八上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桓馮列傳第十八上

桓譚傳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

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父成帝

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

謂之宮商角徵羽

成文謂之音律謂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無射夷則

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

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

說文曰詁訓古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

也派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性嗜

倡樂優也簡易不脩威儀而憲非毀俗儒由是多見

排抵音抵擊也哀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

深善於譚哀帝皇后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

儀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

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

生男據遂立為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

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遂

挾嫖人媚道事覺廢居長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

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

晏驚動曰然為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

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

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

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勢貽致

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脩己正家避禍之

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常或作賓入白皇后如譚所戒

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

中喜非劉歆曰按傅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

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  
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  
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  
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  
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卽位徵待詔  
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  
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  
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  
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  
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  
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  
也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爲國於是未知何以得之叔敖曰國  
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

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

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

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

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新事見蓋善政者視俗

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

於時而躁人可定躁猶動也謂躁昔董仲舒言理國

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前事見夫更張難行

而拂衆者亡拂違也音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

智死賈誼洛陽人也專文帝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

絳灌之屬害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為長沙太守鼂

錯潁川人也專文帝為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景帝即

位為御史大夫請削諸侯之郡後七世雖有殊能而

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

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

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

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

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

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

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

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

二等不得雇山贖罪

雇山解見光武紀

如此則仇怨自解盜

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

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

高祖時令買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

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

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

中家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

趨走與臣僕

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

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東觀記曰中家子爲之保役受計

上疏趨走俯伏譬若是以衆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

臣僕坐而分利也

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

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

畀與也東觀記載譚言曰買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

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爲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

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畀音必二反

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

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

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

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

習法律者校定科比

科謂事條比謂類例

一其法度班下郡國

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方猶法也書奏

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醜賞少薄天

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

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



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

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

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

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今諸

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

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伎謂方伎

也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類也以欺惑貪邪誣誤人

主焉可不抑遠之哉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丘爲識記以誤人主也臣譚

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

鑠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

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

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羈同之俗語詳

通人之雅謀羈之言同者謂之羈同禮記曰無羈同

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甲介

也胄兜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

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

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

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

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莫知與之爲取言先饒與

取之老子曰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

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

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

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

處楊銜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西是靈臺也帝謂譚曰吾欲

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

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

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

六安郡故城在

今壽州安豐縣南

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

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

善焉

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譏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

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閱友十六琴道本造閱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

武讀之勅言卷大令皆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

續成之

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

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

篇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

以爲榮

馮衍傳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

祖野王元帝時爲大鴻臚也

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東觀記曰野王生座襲

父爵爲關內侯座生衍華嬌書曰衍祖

衍幼有奇才

後漢書卷五十八上

列傳

五十一中華書局影印

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  
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  
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  
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  
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  
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  
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於正道難違逆而事有成  
功者謂之權所謂反經合

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左氏傳齊  
晉戰于鞌

義者也晉御韓厥逐及齊侯齊臣逢丑父乃與齊侯易位使

齊侯御車韓厥將及齊侯丑父令齊侯如華泉取飲

韓厥乃獻丑父於郤克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  
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難

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  
祥赦之以勸專君者  
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祭

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也莊公薨太子忽當立

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爲知權柰何宋人

執之謂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若必

死國必有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

古人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反乎經後有善者也行

權有道殺人以自生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

慮也詭違也故易曰窮則變文○劉攽曰字變則通通則

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皆周易下若夫知其不

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

時負猶失也智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怠

也言當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張良

急趨時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張良

五代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家僅三百人乃悉以家財求刺客秦王得力士爲鐵

州武陽縣南椎音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孟賁夏

拔牛角也前書音義曰孟賁也將軍之先爲漢信臣

後漢書卷五十八上列傳六一中華書局聚

廉褒襄武人宣帝時先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

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

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言漢氏之德入歌

舞之也尚書曰以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

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

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

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

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與猶如也功敗名喪恥及先祖

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

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入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

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哲者乎哲明也商鞅謂

秦孝公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司馬

相如曰齋故多藏於隱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

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見語

史記商君傳贊猶惡也史記贊作疑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庸常也金

石以諭龔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

疑者事之役也役猶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

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無鹽縣名屬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衍乃

亡命河東華嶠書曰丹死衍西歸吏以亡命更始二年

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永字君長

宣之子衍因以計說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慙之言以

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慙實

也幽冥論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事非一塗

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東觀記衍更

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

下建武初為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

陳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是故君臣兩

與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聞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

日將值危言之時

危猶高也論語曰天

豈敢棋默避

罪而不竭其誠哉

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

東郡之師

以西海之役

離遣也莽居攝元年翟義起兵於東郡繼

實況擊之

莽發八將軍以擊之東郡今滑州也

大尹程隆

莽發巴蜀吏士擊緣邊破於北狄

珠算千

遺左賢王入雲中大殺吏人大輩萬餘中輩

數千殺

鴈門朔方太守略吏人畜產不可勝數緣邊

虛耗

也遠征萬里暴兵累年

連引也

時令自是春夏斬人于市賦斂

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

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

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

風騰波涌更相駘藉莽時江湖海澤藥沸青徐荆楚



今此爲疑 古字通 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

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僮猶也皇帝

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

血昆陽劉攽曰案沛血是盟時長驅武關破百

萬之陳摧九虎之軍莽末下江兵鄧曄王匡攻武關

以得匡等擊破大虎敗走三虎乃保靄震四海席卷

天下席卷言無餘也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莽之間海內大

定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

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此上二句司馬相天下自以

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

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言其易也王褒聖主

鴻毛謂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倫亦殺理也人父子妻

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毛草

也臣賢案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乎寃結失望無所歸命今

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

言當恢廓規摹不可空自清潔徒約

東脩身而已

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

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

甫

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謂尹吉甫也皆周宣王臣並見毛詩夷吾管仲之字也

攘其蝥賊

蝥賊食禾稼蟲名論姦盜侵漁也蝥音牟

安其疆宇況乎萬里

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

也

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

且衍聞之兵久則力

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

邯鄲

謂王郎也真定謂劉揚也

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

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柰何自怠不爲深憂夫

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疆胡

井陘關也要害之塞故曰名關東觀記作

石陘關

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

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

豫具難以應卒

史記子貢說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卒音倉忽反

今生人

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

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東觀記曰無謂無賢路有聖人

審得

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

○劉敞曰案此文雖則字

顏倒當作則難云云

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

發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

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

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

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

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

經之論觀孫吳之策魏文侯將並著兵書也省羣議

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白黑猶賢愚也以超周南之迹垂甘

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

策何以加茲伊尹呂望永既素重衍爲且受使得自置偏

裨乃以衍爲立漢將軍東觀記曰時永得五人也領狼孟長

屯太原狼孟潞名屬太原郡故城在今并州陽曲縣東北與上黨太守田邑

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卽位遣宗正劉延攻

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

子爲延所獲東觀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惜將兵擊邑惜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

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卽拜爲上黨太守

東觀記曰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卽拜邑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

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東觀記衍與邑素誓刎頸俱受重任

衍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

晉文公重

耳辟麗姬之難出奔狐偃勸令反

國遂為霸主子犯即狐偃字也

趙武逢難而程嬰

明其賢

趙盾晉卿生趙朔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滅其

謂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程嬰公孫杵臼杵白

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於宮中夫人置兒於絝中祝曰趙宗滅

乎若啼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

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臼乃取它嬰兒負之匿山中

諸將共攻殺杵臼并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所

田邑事見史記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

始傳天下蠶動社稷顛隕蠶動喻衆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

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文帝初與郡守始為銅虎

符竹使符分持其一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

三關西為國蔽三關謂上黨關壺口奈何舉之以資

疆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張儀說楚王曰秦下

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曾李斯衍聞之委質爲臣無

有二心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質挈瓶之智

守不假器左傳見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

晏子春秋曰齊大夫崔杼弑齊莊公乃劫諸大夫盟

有敢不盟者執鉤其頸劍承其心曰不與崔氏而與

公室者盟神視之晏子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七

人而後及晏子晏子率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

君若曰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戟在

崔氏曰晏子圖之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

也留吾以利于圖之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懼憊君子求福

不回嬰可回而求福乎劍刃鉤之謝息守邾魯昭公

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子遂釋之謝息守邾魯昭公

魯不喪其邑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

田季孫將以邾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

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

也又不聽晉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

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

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於桃杜預注曰挈瓶汲

器論小智也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虛萊柞二山名由

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臣賢案謝息

故言無桃萊之利也且為萊字似東文又連桃後等  
者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不究始終輒改萊為棗衍  
集又作萊或故作棗  
展轉乖僻為謬矣  
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

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  
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  
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庶其

夫以邾邑漆閭丘奔魯故言竊邑畔君以要利也牟

夷莒大夫竊牟婁及防茲求奔昭公三十一年邾黑

肱以濫來奔左傳曰以地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

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是故君子動

則思禮行則思義或求名而不得或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

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

敵人紓怨紓緩也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

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  
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史記

後漢書卷五十八上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曰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

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人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

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王大喜曰聖人甚惡無

故之利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韓氏所以

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聽遂

發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阨其卒四十萬秦又圍

邯鄲又攻西周拔之故言懷周趙之憂前年猶往時

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樂高之難公延陵邑名吳

封故以號焉左傳魯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齊見晏平

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

桓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於樂高之難樂謂子雅高

謂子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八年樂高作難晏子

罪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夫孫林父衛大

穆子魯大夫叔孫豹也左傳衛侯使孫林父聘魯且

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趨進曰諸侯之會寡

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

辭亦無後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焉臣而君過而不悛

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出衛獻公獻以為

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

而不顧也言不過為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



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驚怯亦  
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  
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  
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  
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  
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尙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  
兒橫分邑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  
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延即劉自試智勇  
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  
謂鄧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  
帶地不足以比言明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天  
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  
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

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

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

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爲況今位尊身危

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鮑揭

節垂組自相署立揭音其謁反謂負也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

子譏其欺天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爲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孔子謂曰由之行詐也吾

誰欺欺天乎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衍集鮑永行

并州擁兵屯太原與太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堯始敗

故諸國畔也不入堯言不征之也上黨見圍不窺大

谷堯縣名屬河東郡順帝改曰永安上黨見圍不窺大

是也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

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

申包胥重胝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衛女衛宣公庶子頑之女

爲許穆公夫人其兄即戴公弔失國曰言衛懿公爲  
狄所滅戴公乃立廬于曹邑許穆夫人閔衛亡思歸

官之不得乃賦載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  
馳之詩事見左傳

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

厭爲臣子思爲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也孟子

曰挾泰山而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  
超北海也

始隨赤眉在北也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屬太原

郡今汾州縣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

升及子壻張舒誘降湟城東觀記曰升及舒等謀使

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者祝回爲湟長湟縣舒  
名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潞州鄉縣西湟音奴結反舒

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東觀記載

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者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  
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

國之從與君同專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與兵背畔攻  
取湟城破與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

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嘗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  
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

後漢書卷五十八上列傳三十一中華書局聚

知天時就烹於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

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隄

不能救河東畔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憂國有分崩之

禍上無仇牧之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

支君長將兵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

伯萬分之半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

先故主已敗新主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為

今故主已敗新主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為

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為嘯涉千鈞之

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

誦亮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

不自詰者舒也遂結怨焉宗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

者子也永邑遂結怨焉宗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

馮翊人也後為漁陽太守東觀記曰邑馮翊蓮芍人

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為漁

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為諫議大夫病卒

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不加冠幘

而已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

之說下功謂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

罪誅丁固之功季布項羽將數窘漢王漢王即位赦

罪誅丁固之功季布項羽將數窘漢王漢王即位赦

罪誅丁固之功季布項羽將數窘漢王漢王即位赦

罪誅丁固之功季布項羽將數窘漢王漢王即位赦

罪誅丁固之功季布項羽將數窘漢王漢王即位赦

罪誅丁固之功季布項羽將數窘漢王漢王即位赦

罪誅丁固之功季布項羽將數窘漢王漢王即位赦

將亦窘高祖高祖急顧丁固曰兩賢豈相見哉丁公

引還高祖卽位丁固謁見高祖曰使項王失天下者

遂斬之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日記有之人有挑其

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

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

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此並陳軫對秦

國策引之者言己爲故主守節亦冀新帝重之也挑音徒了反夫天命難知人道易

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曲陽

屬常山郡故城在今定州彭城縣西也○誅斬劇賊

劉歆曰按彭城不在定州當作鼓城也

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

武六年日食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寅衍上書

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  
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  
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狼孟長以罪摧陷

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尙書令王

護尙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風俗通曰周生

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爲豫章太守清約儉惠護等懼之

卽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

外戚貴顯深敬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

聘請興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

是以意同情合聲比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

仁懇勲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願以微賤數蒙聖恩被

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有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

報齋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

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

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

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  
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深  
留聖心則闔棺恨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  
之日魂復何恨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  
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  
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時衍又與就書曰奏曹掾

駕行義汗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  
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間者掾史疑衍之罪衆煦飄  
山當爲友士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  
德篤於慈父寢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  
海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至陽武聞  
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月到十  
二日書報歸田里卽日東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  
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  
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  
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

敢復與親故通

後漢書卷五十八上





後漢書卷五十八下

宋宣

唐章

馮衍傳第十八下

馮衍傳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

毀之則疏譽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將絳灌等咸譖平

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居家盜嫂今大王令護軍諸

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魏無知無

進奇謀之士盜嫂受金又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

也諸將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

之以德則為功魏尚槐里人文帝時為雲中守匈奴

吏罰作之馮唐諫文帝曰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罰  
太重賞太輕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為雲中  
也守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史記曰

為人廉直公孫弘書春秋不如董生弘希時用事位

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時膠西王帝兄驕

膠西膠西王素聞仲舒亦善待之李廣奮節於匈奴

見排於衛青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為前將軍

道後期青令對簿廣乃引刃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

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

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

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祖馮

參忠正不屈節於王氏五侯參姊為中山王太后後

為哀帝祖母傅太后陷以大逆參自殺親族死者十

七人見前書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

行求時之利也回邪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

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脩勅外遠嫌疑故敢與

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欲遺其財為立臣自

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語論

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故衍引以爲言也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

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

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

之時飭躬力行之秋力行謂盡力行善道也禮記曰好問近於智力行近乎仁也

而怨讐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

也疏遠壟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

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

曰馮子以爲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老子道德

經之辭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真玉形碌碌爲人所貴石形落落爲人所賤賤既失矣貴亦未得言當處

才不才之間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

豈守一節哉風興雲蒸言相頡也東方朔誠子書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

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音協韻音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

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與物

趣舍

史記司馬談之辭也言法度是非皆隨時俗物所趨則向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

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之禮蕩

佚人間之事

放蕩縱逸不拘恆俗也

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

好倣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

顧猶及也倣猶貌也

歎自傷不遭遭遇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

猶偃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

息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畜馬十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伐冰謂卿大夫以上

以其喪祭得賜冰故言伐冰也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委積駟馬之家不

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

韓詩外傳曰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勸而孤寡有所措也況歷位

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

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爲身求者不能

成其功言不可兼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

家彌窮困卒離饑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

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爲園奉世爲右將軍卽銜之曾祖故言先將軍

渭陵元帝陵在長安北五十里哀帝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義陵塋中所以銜不得入葬而

別求於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太上皇

乃遷豐邑人於此立縣故曰新豐鴻門阪名前地執書音義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

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鄜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

之陽三晉之路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也西顧鄜鄠周

秦之丘宮觀之墟鄜鄠二水名周文王都鄜武王都鄠秦本封在龍西秦縣周平王東

遷以後秦始有岐周之地故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

定塋焉衍墓在今新豐南四里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戲

歌孝子入舊室而哀歎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殷墟咸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

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殷人聞之皆爲流涕禮記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入室反

失其所養也反而亡焉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

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

相如賦曰墳墓蕪穢而不修父年衰歲暮悼無成功

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

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

之福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能入火

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遂仙去也上隴阪

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尹文子曰四方上下曰

曰宙淮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紘也歷觀九州山川之體

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覩其終

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

眇然有思陵雲之意疆界也理正也詩曰我疆我理

五山即五嶽也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

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開歲發春兮百

卉含英

卉開發也。楚辭曰：爾雅曰：春爲發生。

甲子之朝兮

汨吾西征

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朝言之。汨，行貌。楚辭曰：汨吾南征。汨音于。

發軔新

豐兮裴回鎬京

將行故發之也。

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

陽而懷傷

飛廉，觀名。武帝封二年立於長安。上有銅飛廉，因以名焉。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

能致風氣，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平陽縣名，故城在今岐州岐山縣西南。

悲時俗之險隄

兮哀好惡之無常

楚辭曰：險薄所以好惡不同。棄衡石

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

衡，秤衡也。三十斤爲鈞，四

意測量喻背法度也。隨風波而飛揚，言無志操也。

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露同

而妒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憲

言時俗溺於權利也。

同己則親之，異己則妒之。今己不與之同，所以見惡也。

沮先聖之成論兮觀各

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

沮，敗也。適陵也。

耽亦樂也。言時人之行如此。

遵大路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

衆夫之所眩兮孰能觀於無形

遵，循也。大路，大道也。窈冥，又

曰孔德之容窈兮冥兮其中道以精又曰大象無形而

之為言空也窈冥謂幽玄也道以空為主故無物而

不容時俗眩於名利行勁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

孰能觀大象無形哉行勁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

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改羌遭也尤過也

古人有為勁直行而遭尤過者有之矣即屈原賈誼

之流也行內自省察不慙於古人遂守志不改也

欣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

將以蕩夫憂心舜也蕩散也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

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往言唐虞

攀援而及將來賢哲又不可豫期所病終身之後名

譽不稱又願縱橫遠逝而其路無由也論語孔子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陟雍時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

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在雍縣屬右扶風故城

止也神靈之所止也史記曰秦并天下祠雍四時漢

加黑帝謂之五時消搖猶觀望也超過也略陽縣名

屬天水郡今隴州隴城縣陟九嶷而臨萋薛兮聽涇

也六親夫婦父子兄弟也陟九嶷而臨萋薛兮聽涇

渭之波聲北萋薛音才結反萋薛音五結反顧鴻門而



戲歎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

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齋此恨而入冥零落也吾孤

謂喪元子者也子既早歿未有邪僻故云誠善嗟我

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恐餘

殃之有再淚汎瀾而雨集兮氣滂濘而雲披心怫鬱

而紆結兮意沈抑而內悲言已往者託於貴戚之權

慮不深遠已敗之事悔之無及雖復九死而目不瞑

言怨恨之深也楚辭曰雖九死其猶未悔眠即瞑也

今縱筋躬自屬又恐殃禍至再瞰太行之嵯峩兮觀

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穆之不榮太行

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衍之遠祖馮亭為韓上黨

守以上黨降趙趙封亭三萬戶魏華陽君死因葬上黨

黨其墓在今潞州上黨縣西衍在關中遙相望之即

序所謂通視千里覽見舊都者也嵯峩高大貌崢嶸

貌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耻功業之無

成兮赴原野而窮處與猶待也楚辭曰日忽忽其將

暮又曰老冉冉其將至功業無

後漢書卷五十八下 列傳 五一中華書局聚

成情多憂憤故赴原野而窮居也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

卑陶鈞於露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

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尹伊

名摯負鼎俎以干湯七十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皇甫謐帝王紀曰伊摯豐下鏡上色黑而

短僂身而下聲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至於王道信音申呂氏春秋曰舜陶

於河濱漁於露澤今言卑陶未詳露澤在今濮州露澤縣東也韓盧抑而不縱兮騏

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戰國策曰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天下之壯犬也淮南子曰絆駢驥而求千里術喻己有高才而不申所

以獨慷慨遠覽非庸庸之徒所能識也識叶韻音志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

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卑賤也阜

子貢貨殖慕顏回樂道所以不從流俗專心貞固者以其祖考功業隆大若苟求富貴恐致黜辱故於此

功也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

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

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迹周禮五土一曰瀆

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家語曰地東西為鐘

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穀梁傳曰林屬於山

曰麓周禮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菽宜阜宜水濁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宜洛水輕利宜禾

而至於泉宜其水白而甘宜黍稷三七二四七二尺而至於泉宜其水鹹而有臭宜大菽與麥之二七一四尺至

於泉其味鹹宜稻與麥此嘗水泉之所殖也周易曰

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

取諸益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

轅黃帝也大戴禮曰黃帝時播種百穀草木節用水

火財物人得其利周棄帝譽之為兒之時其游戲

好種樹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人皆法則

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故言遺教軼

通也范蠡南陽人專越王勾踐苦身戮力竟滅吳報

之陶為朱公終身不返是絕迹也

今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

浮海以行變姓名不返是絕迹也

之陶為朱公終身不返是絕迹也

荒猶遙也古字通八

覽河華之泱泱兮望秦晉之故

荒八方荒遠之地

國憤馮亭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遭惑馮亭以上黨降

趙秦破趙於長

趙秦破趙於長

趙秦破趙於長

趙秦破趙於長

趙秦破趙於長

趙秦破趙於長

趙秦破趙於長

平而亭死故言不遂愠怨也馮去疾焉秦丞相胡亥

元年用趙高計始皇大臣咸見誅戮無遺脫者是遣

懷憤怨也決音烏明反潏音莽流山岳而周覽兮徇

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泝淮濟而上征碣石

山也在今平州東洞庭湖名也中有洞庭山在今岳

州西南衍既不同流俗情多憤怨故假言涉歷江山

周流河海屈原云吾將遠逝以瞻燕齊之舊居兮歷

自適路脩遠以周流之類也

宋楚之名都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為墟今燕都

縣也齊都營丘今臨淄縣也宋都睢陽今宋州也楚

初都丹陽在歸州後都郢在今荊州至考烈王為秦

所逼又徙都壽春今壽州也

皆絕也臧文仲曰咎陶庭堅不祀也馳中夏而升降

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悵憶而紛紜

紆軫猶盤曲也悵音猶鬱結也

紛紜猶督亂也悵音普逼反

帝王之異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也

思上天之路軌躅則同而帝王政教參差有異班固

曰仰天路而同軌白虎通曰德合天者稱帝仁義合

者稱王故言異政也煥文章貌蕩蕩政化平暢貌論

語孔子曰惟天為大唯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蕩蕩

乎人無能名焉堯舜同道故兼言之舜禪位於禹并禹承堯舜之後而改制度禪于故曰承平革命也

日夜而幽思兮終惓惓而洞疑高陽懸其超遠兮世

孰可與論茲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楚辭云心惓惓而懷感廣蒼云惓惓

福未定也惓音丑反惓音丑制反未定也高陽帝顓頊之號也音丑加反惓音丑制反未定也

洞亦不定也史記曰虛陽洞疑又曰高陽氏沈深而有謀疏通而知事以其有謀而疏通故欲與之論事

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兮

詠南風之歌聲訊問也啓禹子也尚書曰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孔安國注云有扈與

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故啓征之於甘野也

縣啓旣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典之傾也

戰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三十餘年而不用周南召南謂國風之首篇歌文王之德故詠之也

非舜南風之歌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契與爲朋苗裔紛其

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尚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鄭玄注曰寬容覆載

謂之晏稷名棄爲堯后稷契爲堯司徒契十四葉孫號湯滅夏桀而王有天下后稷十六葉孫周武王滅

也左傳曰其與也勃焉昔三后之純粹兮每季世而

後漢書卷五十八下 列傳 七 中華書局聚

窮禍弔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於牧野

三后夏殷周也惜其不能

始終純茂每至末代必窮其災禍湯放桀於南巢武

王滅紂於牧野周之季業幽王爲西戎所殺也離騷

曰昔三后之純粹何桀紂之猖披南巢地名廬州巢

州也孔安國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也在今衛

州詔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鄴洲功與日月齊光

兮名與三王爭流詔召也亳湯都呂望周太師翼周

居曰洲也楊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

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淮南子曰楊子見達路

以北傷其本同而未異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數日

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爲五色故染不

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紂染惡來也

先王正道規摹有常苟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墨子

知漸染之易性楊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朱悲造作之弗思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拔周唐之盛德兮摅桓文之譎功薛夫子韓詩章句

繫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勵

靜退朝入于私宮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今人君內傾

於色大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方言

曰摅取也謠詐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霸功孔子曰

桓文公能統率而不正齊桓天子故取其一切之功也忿

戰國之遘禍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子於南郢兮執

趙武於溴梁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為戰國時吳楚

不遇子故皆黜曰子又春秋稱公會晉宋衛鄭曹莒

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何言乎信在大夫若綴旒然趙武晉

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若綴旒然趙武晉

之卿行故欲執之時晉為盟主文子晉之正卿而為不臣

河爾雅曰梁莫大於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

作聘申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申叔楚莊王時

也左傳陳夏徵舒弑靈公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因

滅陳為縣申叔時諫莊王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

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諸侯之以貪終之討有罪也今縣

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討無乃不可乎

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聘謂閔之也荀息

在陳而兼言蔡者蓋以陳蔡相近因連言之也荀息

道於虞以伐虢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

滅虢也乃假道於虞以誅犂鉏之介聖兮討臧倉之

後漢書卷五十八下

列傳

一中華書局聚

愬知嬖子反於彭城今爵管仲於夷儀介猶間也

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必聽於魯

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聽於魯

政仲尼諫不聽遂去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

倉請曰它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公

曰吾將見孟子倉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

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曰君將來見嬖人有臧倉者

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吾之不見也臧氏之

沮君是以樂正子見孟子曰吾之不見也臧氏之

子焉能使我子不遇我愬猶諧也知謂明於事也子反

楚大夫也名側案嬖字呂忱音仕眷反勉也東觀記

作譏人平公雖作嬖蓋亦譏刺之意也春秋經書宋人

及楚人平公雖作嬖蓋亦譏刺之意也春秋經書宋人

平者在何休注云譏子反華元專盟不受君命故

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

楚城宋之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

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

據管仲齊桓公之言蓋行夷儀邢邑也翟入滅邢所

管仲輔齊桓公之不為己動也邢遷如歸之唯能用

諸侯知桓公之不為己動也邢遷如歸之唯能用

夷儀而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云倉曰君何焉輕身以

夷儀而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云倉曰君何焉輕身以

夷儀而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云倉曰君何焉輕身以

夷儀而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云倉曰君何焉輕身以

夷儀而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云倉曰君何焉輕身以

夷儀而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云倉曰君何焉輕身以

夷儀而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云倉曰君何焉輕身以



先於匹夫者案疾兵革之浸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

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於長平寢漸也孫武吳王闔廬將也善用兵越絕

之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盧翻云太湖有五湖故謂

東也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

五萬長平前後坑斬首虜四十惡叢巧之亂世兮毒縱

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叢細也

關東為從關西為橫蘇秦洛陽人也師事鬼谷先生

朝白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為關西橫說

郡林慮縣鬼谷名即鬼谷先生所居地在今洛州

國令事秦案關西何緣有六國澄德化之陵遲兮烈

刑罰之峭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陵遲

替也澄猶清也烈慘也商鞅姓公孫氏好刑名之學

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伍相司犯禁相連坐不告

人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

後漢書卷五十八下

強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亦好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萬言皆尚

並見史記仁恩 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

王之法則兮禍瀆淫而弘大誚責也跋扈猶彊梁也李斯上蔡人為秦丞相

上書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非秦

三十日不燒先王之法則制 援前聖以制中兮矯二主

之驕奢饁女齊於絳臺兮饗椒舉於章華援引也矯正也饁餉

公為九層之臺又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

自其父之死吾蔑與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

必諫作臺但書典散亡無以言耳椒舉楚大夫伍舉

也饗宴也章華臺名在南郡華容縣楚語曰靈王為

章華之臺與椒舉升王曰臺美乎對曰臣聞國君服

先君莊王為苑居之不廢時務今君為此臺國人疲焉

財用盡焉臣不知其美亡搗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

之眇風襄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搗布也眇微也公羊

傳曰宋公及楚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曰

造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

見人於險吾雖亡國之餘寡人不可忍行也既濟未畢

陳有司復曰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君子不鼓不

成列已陳然後擊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

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此

季札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封於延陵昆弟四人札最

少而賢壽夢卒諸兄欲立之札棄其室而耕乃捨之

萌反音烏 撫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於

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

與洧劉其清矣晏嬰齊大夫晏平仲也爾雅曰水出

其左曰營丘齊有營丘周衰政亂子產晏嬰皆有賢

行輔其君也事 日曠曠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

見左傳國語也 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 詩曰曠曠其貌也

楚辭曰回朕車以復 駟素蚪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

路及行迷之未遠 伴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 之四馬曰駟蚪龍

辭曰駟玉蚪以乘駟兮爾雅曰馬高八尺為龍司馬

相如曰駟蒼螭兮大素蚪相伴猶逍遙也伯夷孤竹

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揚雄

反騷曰將折中乎重華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

後漢書卷五十八下 列傳 十一中華書局聚

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丁時武

丁欲以爲相光不從遂投於梁山衍退不仕與務光

辭相俸事相得故欵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

曰愈明愈猶益也

欽真人之德美兮淹躋躋而弗去莊子曰伯成子高

禹爲天子乃去而耕禹往見之曰堯理天下吾子立

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

昔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

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

行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歎誠也真人即謂子高躋躋

猶躋躋也東觀記高字作喬謂仙人王子喬也義亦

通意斟慍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

今遇許由於負黍軻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潁

聞至言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斟慍猶遲疑也澹

猶從容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吾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吾何以天下爲哉遂

入深山莫知所終許由字武仲堯時高士隱居箕山

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惡聞其言遂洗耳於潁水負

黍亭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許由墓在其南秣謂食

馬以粟字林曰潁水涯也慍音市林反或作壘字

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

昭五德之精光自此以下既反故字乃欲尋覽天地

指也五德五行之德也施之於物則為金躍青龍於

滄海兮豢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為室兮託高陽以

養仙神雀翔於鴻崖兮立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

望兮採三秀之華英天有二十八宿成龍虎龜鳳之

方為白虎南方為朱雀北方為龜蛇養也金山西

方之精也神雀謂鳳也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

玄身有鱗甲故曰武嬰猶晦昧所謂幽都也行既

反故字欲鑿巖石為室託高眀之處以養神仙又假

言龍虎之鳴在於四面為其威援也前書曰仙人好

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辭曰採三秀於山間

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衍集秀字作奇英字作

靈次下云食五芝之茂英此若是芝不宜重說但不

改奇為秀恐失之矣纂前脩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

究極陰陽幽奧謂深遠也維綱猶宗

木水火土施之於人則為仁義禮智信也

則為金躍青龍於

鴻崖兮立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

形在二十八宿成龍虎龜鳳之

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

武嬰猶晦昧所謂幽都也行既

高眀之處以養神仙又假

楚辭曰採三秀於山間

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衍集秀字作奇英字作

靈次下云食五芝之茂英此若是芝不宜重說但不

改奇為秀恐失之矣纂前脩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

楚辭曰舉吾法夫前修又曰紛獨有此夸節往昔光

今繼往賢之高節所以光耀也綺季四皓之類也已

秋曰四入冠韋冠佩銀環衣服甚鮮故言麗服也楚

辭曰哇留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芬芷屈原皆喻身有

令德故衍欲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

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岌岌高貌洋洋洋美也楚

尊其威儀整斯服飾以異於衆也六醴蓋六氣也楚

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

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為太極仙

而續之即復如故服之為太極大夫第三名燕胎芝

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明洞徹服一株拜焉

太清龍虎仙君第四名夜光芝其色青其實正白如

李夜視其實如玉芝割食拜三官正員御史捷六

仙官第五名曰玉芝割食拜三官正員御史捷六

枳而為籬兮築蕙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

衡於外術自此以下說籬室庭除皆樹芬芳卉木喻

薛芷南紉秋蘭以爲佩之類也捷六

籬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小開篇曰焉呼

汝何敬非枳時何擇非德德枳維維士登登皇皇維公

枳維維都都枳維維大邑大枳維維家枳維維公

國枳維維都都枳維維大邑大枳維維家枳維維公

下相維避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爲六

蕙香草也杜杜若也蘭即澤蘭也芷白芷也一名符

籬一名藟杜衡其狀若葵其臭如薜蘿術路也○劉

說籬室庭術後人攢射干雜薜蘿兮構木蘭與新夷

光扈扈而煬燿兮紛郁郁而暢美華芳羣其發越兮

時恍惚而莫貴非惜身之罔軻兮憐衆美之憔悴

也射干鳥翼也薜蘿似蛇牀而香其根即芎藭也木

蘭樹也香味俱似桂而皮薄新夷亦樹也其花甚香

扈扈也司馬相如曰煌煌扈扈照曜巨野又曰郁郁

非菲衆香發越恍惚猶輕忽也楚辭曰然沼軻而留

滯王逸曰罔罔不遇也衍被擯斥沈淪猶草木之漚

鬱芬芳遇風霜而零落也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

之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大宅謂天

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樂音五孝反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

茂鸞回翔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此言所居之

之狀也索求也詩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

曰求其友聲也

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

名與身其孰親陂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寞而存神重

也古之聖賢多固窮以守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

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幽

寂之物謂也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

萬物之與也善人之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陂謂傍

其邊側也陂音丘義反史記曰陂山通道是也道以

寂寞為主神不外營故常存也鎮協韻竹人反間音

閉○劉歆曰注陂丘義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

反切不得丘當作兵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髣髴蓋隱約而得

道兮堯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

節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願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

龜死者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為此龜者寧死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使此

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爲相使使者往迎之

居於陵故曰於陵子也至人守真養志言髣髴似之也二子雖病一時而聲流萬古蓋隱居困約而反得道之精窮棲悟理入賢人之術離塵垢之窈冥也超



然高邁配松也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傲

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傲儻

己之言從容猶在後也街雖披斥當年身窮志沮而

顯宗卽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

地女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悍急兒女常自操

井臼老竟逐之遂培塿於時衍集載衍與婦第任武

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

之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

白爲黑以非爲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

妬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

始於衍醉飽過差讒爲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

目抵掌以有爲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憤

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著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紅子

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爲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會

形憫惜之恩唯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

呼若入冥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事

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姜豹鬻爲奴婢惻惻焦心事事

後漢書卷五十八下 列傳 十一中華書局聚

之腐腸  
幽膿血橫流婢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

心為憐  
然又無母儀忿見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

既無婦  
道又無母儀忿見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

如居天上  
持質相劫詞語百車劍戟在門何暇有議

百弩環舍  
何可疆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

布穀懸幡  
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惡身不為搖宜詳

居錯且自  
為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惡狗吠不驚自信

其情不去  
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

不旱自定  
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

禍殃行以  
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

耕耘以求  
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然有大志不戚

戚於賤貧  
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

金垂紫揭  
節奉使金謂邦也紫謂綬也不求苟得常

有凌雲之志  
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

懷槩猶屑也貧而不衰  
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

名賢之風  
頓也猶脩道德於幽冥之路  
以終身名為後

世法居貧  
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

情衍樂有間交一篇

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衍集

見有二十八篇

肅宗甚重其文子豹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爲

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

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

衍與宜孟書曰居室

之義人之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

傷前遭不長比有去兩婦之名專誠不待不然豈中

心之所好哉觀其書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

麗音力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論語曰文

後君子鄭玄注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

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

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

域以豹有才謀拜爲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

奏置戍己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

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爲尚書永元十四年卒

官

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

然也二子不其然乎

史記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

太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

賤者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

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

矚然奈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行也負恃也

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己者而取士

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怨義情難光武雖得

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自此以上皆夫然義直所

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衍為更

既降執義守直既行之於己光武屈而不用故言義

直所以見屈於既往也則守節之人見衍被黜彌阻

難於將來

贊曰譚非讖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

詭違也言

二入之道不相同俱體兼上才榮微下秩

後漢書卷五十八下

珍做宋版印

後漢書卷五十八考證

桓譚傳當王莽居攝之際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臣  
世駿按日知錄曰前漢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  
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  
封譚爲明告里附城是譚曾受莽封爵史爲諱之  
耳

會議靈臺所處注楊銜之洛陽記○銜字諸本皆訛  
作衍今改正

馮衍傳捷六枳而爲籬兮注登登皇皇口維國豎本  
作登登皇維在國○臣會汾按此汲冢周書原文  
也汲冢書於字闕處皆作口妄意增改益令讀者  
不知所謂今正之

後漢書卷五十八考證

...

不...

...

...

...

...

...

...

...

...

...

...

...

...

後漢書卷五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申屠鮑鄗列傳第十九

申屠剛傳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為

丞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史記曰史鮪字子魚

衛大夫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前書汲黯字長孺武帝時為主爵都尉好直

諫時人謂之汲直仕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

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馮謂馮昭儀平

帝祖母也衛謂衛姬平帝母也號中山太后王莽及專政馮衛二族皆不得至京師交通仕宦見前書及

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茲

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

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

懼驚也音紀住反刻

猶責也

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

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

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

鼓

旌旆也淮南子曰焉縣鍾鼓磬鐸置以特四方之士為幡曰教道寡人以道者擊鼓磬以義者擊

鍾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帝王紀曰堯置鼓諫之鼓

闢四門之路

明四目之義也

孔安國注尚書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謂廣致象賢也明四目謂廣視

於四方使下無壅塞也

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

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

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殿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

其田無故無新唯仁之親

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

遠則四國流言

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

退今復為相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劉歆

曰注云周公為師相成王為保四字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



今聖主幼少始免繼綵

免離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

綵或作祿也

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

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

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

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

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

無賢愚莫不爲怨姦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

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尙有累

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

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

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

魯令就國守封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令伯禽復加榮貴以自挹損也東觀記曰昔周公豫防禍

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雖斷至親

以義割恩使己尊寵不加其後

故配天郊祀三十

餘世

魯自伯禽至頃公爲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

禮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崇

其宗黨摧抑外戚

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昆弟

諸婿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

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

沒之後受禍滅門

霍光薨後其子禹宣帝時為大司馬謀反發覺禹腰斬母顯及諸女

昆弟皆棄市

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

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

孔父攸歎

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歎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

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之矣

持滿之戒老氏所慎

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止也

言孰滿必傾不如止也

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

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

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

輦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

與軍而行擁衆而止無畏憚於危亡

也攻犯京師燔燒縣邑

謂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人任橫等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

宮寺也出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

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

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貧心之不磨厥極凶

短折皇極不建厥極弱也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

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

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

薄太后於代剛欲使平帝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

五品五滄之教也尚書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

慈兄弟第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

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冗散也使得執戟親奉宿

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

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

言僻經妄說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後

後漢書卷五十九列傳

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餘年及

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

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謂光武也

躬聖德舉義兵共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

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

并力上應天心下躋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今文尚書

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也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

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

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

之信况於萬乘者哉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

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後

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

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詰其冢作三桐

入自義下而從之此歟  
身不負然諾之信也

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

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

言從漢何畏附蜀  
何利而久疑不決

夫

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

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遂畔從

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己

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

姿猶屈己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

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

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爲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

不豫定

廊殿下屋也廟太廟也國  
事必先謀於廊廟之所也

動軍發衆又不深

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

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

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

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

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

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

者順人所助者信易繫辭之言也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

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

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遣子恂入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衆賢破膽可不

慎哉囂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

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

軼乘輿輪帝遂爲止韜謂以頭止車輪也王逸曰韜謂曰韜止輪木也時內

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

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

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

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爲平陰令復徵拜

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傳

子昱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

屯留今隴州縣也

父宣哀帝時

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

莽輔政誅不附己者故殺宣

永少有志

操習歐陽尚書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見前書

事後母至孝

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

去音丘呂反

初爲郡功曹

莽以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

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常置府中永因數

爲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

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

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乃歎曰我受漢

茅土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面不與之燕以黃土首以白茅使歸立社也

不

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勅縣出升復署

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

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匈乃

止當匈以韋為之也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

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

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

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為中

陽侯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永雖為將率而車服敝素為

道路所識東觀記曰永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皂澹

者誤也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遣諫議大

夫儲大伯風俗通曰儲姓齊大夫儲子之後也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

疑不從乃收繫大伯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合壁中遣信入馳至長安

也○劉歆曰注文傳合案文傳合當作舍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

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



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

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東首也

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

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

幸希也

帝曰卿

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

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

卽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

城而降帝大喜

東觀記曰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

賜永洛陽商里

宅

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北本殷頑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

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

爲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

彭豐虞林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

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

闕里解

從講堂至于里門永

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

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

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

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

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爲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

尙多寇暴永以吏人瘡傷之後乃緩其銜轡銜轡喻

控御人也說苑曰理國譬苦張琴大絃急則示誅疆

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

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

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

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追良怒召門候

岑尊叩頭馬前承勅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日車駕臨

故中郎將張邈相達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

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

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劉敞曰注

五官將軍案五官無將軍之稱蓋軍字本是車字

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  
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

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

入陌

墓在今萬年縣東北  
南北爲阡東西爲陌

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

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

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

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

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

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

建武十五年歆坐直

言免也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爲東海相坐度

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城臯詔書迎拜

爲兗州牧便道之官

東觀記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  
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

帷幄近臣其以視事三年病卒子昱

後漢書卷五十九列傳

七一中書書局聚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衆

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

譬譬猶也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

乎言詔曲則易入剛直則難進也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直

也君子之槩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

有劇賊太守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乃就謁請署

守高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

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為泚陽長政化仁愛

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入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一子適新娶今

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赦止宿遂任身有子荆州刺史表

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

胡降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

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

漢官

儀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

璽封尚書令重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怪

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

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

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

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

洫渠也以石爲之猶

今之水門也水常饒足漑田倍多人以殷富十七年代王

敏爲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爲郎

○劉歆曰案後皆作

得德者知此字誤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

曰旱旣太甚將何以消復災嘗對曰臣聞聖人理國

三年有成

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今陛下始踐

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繫者千餘人

典理楚事

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

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寡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爲虧宜

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

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東觀記曰時司徒辭訟久者至十數年比例輕重非其事

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過入訟也

四年代牟融爲

太尉六年薨年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爲

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爲

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

橫學也字又作彙

備俎豆

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

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于官子昂字叔雅

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

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于墓次不關

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于家

鄧暉傳

子書

鄧暉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

潛夫論曰周先姑氏封於燕河東有鄧都汝南

有鄧君章音與古姑同而其字異然前書音義鄧音之日反

年十二失母居喪過

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

韓彭祖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公羊於陸孟

專門教授見儒林傳

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暉乃仰占

玄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

域

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南方鶉尾之宿楚之分野孔演圖曰卯金刀名爲劉

中國東南出荆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

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遠並素好士

王莽以類川爲左隊郡守爲大夫遠姓並名祿暉說之

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鸞

輔商立功全人

鬻自街賣也史記曰伊尹欲于湯而無因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

味說湯乃任以國政也

暉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

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爲吏倅不謁

曰昔文王拔呂尙於渭濱高宗禮傅說於巖築桓公

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

而可爲吏位也也師呂望也相傅說也仲父管仲也非闕天者不可與

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驥自

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入郢申包胥走秦求救遂

不受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

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機衡北斗也含元包一甄陶品

類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含三爲一謂三才未分包而

如陶匠之成聚品者也○劉歆曰注包顯表紀世圖

錄豫設表明也紀年也言天豫設圖漢歷久長孔爲

赤制尚言孔丘作緯著歷運之期爲漢家之制漢火德

是也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



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

臣位轉禍爲福

上天垂戒謂鎮歲災惑並在漢分也

劉氏享天永命陛下

下順節盛衰

享受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運祚未絕勤莽當順其時之盛衰衰則取之盛

也則還

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

不免於竊位也

竊盜也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

且堯舜不以天顯

自與故禪天下

堯舜盛德天之所顯猶不自與以位禪人言堯之禪舜舜禪於禹也陛下

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爲陛下嚴父臣爲陛下

孝子父教不敢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

卽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惓據經讖難卽害之使

黃門近臣脅惓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惓乃瞋

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

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

遁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

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九疑山焉舜之所葬也在今永州唐興縣東南

建武二年

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憚

名乃禮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憚乃誓衆曰

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危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

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憚諫俊曰昔

文王不忍露白骨順紀見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

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

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

目夜不休武王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故能獲天地之

應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類剋勝也商殷號也旅衆也

如林言衆多尚書曰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案文伐字下

野○劉攽曰注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案文伐字下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

殷字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

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

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

而上論之

上音時 掌反

惲耻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

令卑身崇禮請以爲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

爲鄉人所害

東觀記曰子張父及叔父爲鄉里盛氏一時所害也

及子張病將

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歔不能言惲曰吾知

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

吾手而不憂也

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揮鋒于若亡吾直爲手刃仇人

更不須心懷憂也

子張但目擊而已

目擊謂熟視之也莊子曰目擊而道存也惲

卽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

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

縣令不欲其自首詣獄故應對之緩

也惲曰爲友報讐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

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

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

奏王罪

不出欲自死心也

惲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

又至廬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

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歎教曰西部督郵繇延

繇姓咎繇之後繇音遙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

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

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憚於下坐愀然

前曰司正舉觥愀變色貌司正主禮儀者觥罰爵也

思柔觥音古橫反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

內員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朋黨構姦罔上害人

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

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憚敢再拜奉觥歎色慙動不知

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

也可無受觥哉歎意少解曰實歎罪也敬奉觥遂受

憚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堯乃流四凶

三苗于三危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讒言

弗庸孔任不行庸用也孔甚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

尚書曰股肱喜肅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肅不自責不

也昭顯也豺虎從政比豺虎貪獸以既陷誹謗又露所言顯露

也又對衆顯言罪莫重焉請收憚延以明好惡歎曰

是重吾過也重再遂不讌而罷憚歸府稱病延亦自

退鄭敬素與憚厚見其言忤歎乃相招去曰子廷爭

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執必還言歎後必直心

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然道不

同者不相爲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

之乎憚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

所不能爲賊孟子對齊宣王曰力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

奏王罪則生許之乎曰否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獸

後漢書卷五十九

又至

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

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起北海語人曰

不為也非不能也此疆其君之所不能為也又曰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有四體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

不能者賊也 障蔽不聽之而障蔽也言歛將以牛

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弋陽縣屬汝南郡

北也 居數月歛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漁釣

自娛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

天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論語孔子從

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若為巢父

堯舜為人父也 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步猶

重華舜字也南謂來歸為松子 赤松子也敬以歸鄉

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至崑崙山常止西今  
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得仙俱去也

幸得全軀樹類

樸類謂有胤嗣

還奉墳墓盡學問道

敬汝南人今隱

弋陽

不離墳墓

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

論語孔子之言也言

隱遁好道在家孝弟亦從政之義也

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

勿勞神以害生憚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

世光武連徵不到

謝沈書曰敬閑居不修人倫新遷

汁以爲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言木汁耳

辭病去隱處精學蛾陂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同郡

鄧敬因折芟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

廬華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按王莽改新蔡

還也憚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爲上東城門

候北洛陽城東面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憚拒關不開帝

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憚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

迴從東中門入東面中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

奏王罪乃田以萬人爲憂樂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

又至廬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

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

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參封縣屬後令惲授皇太

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建武七年廢惲乃言於帝

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

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

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

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

而輕天下也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后旣廢而太子意不自安

惲乃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

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家語曰曾參妻爲梨蒸不

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

比吉甫知其得免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



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

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

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樞上以

身扞火火爲之滅惲甄異之以爲首舉後坐事左轉

芒長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

千萬以惲不推又免歸避地教授避地謂隱遁也東

劫故左遷也又免歸避地教授觀記曰芒守丞韓

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惲稱

惲惲怒以所杖鐵杖捶糞糞出怨懟遂殺仲惲故

免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

壽字伯孝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類猶皆也壽

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

舍王宮外近王宮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動靜失得卽時騎驛言上

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爲遵節視事具

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嘗獨進見

肅宗奇其智策擢爲京兆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三

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檢勅莫敢干犯壽

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

復徵爲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

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卽送詔

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誠國家是時憲征

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

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

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

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

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

之旗聽歌謠於路

歌謠謂詩也禹置敢諫之幡解己見上禮記王制曰命太師陳詩觀

民風鄭玄注云陳詩  
謂采其詩而示之

爭臣七人以自鑒照

孔子曰天  
子有爭臣

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  
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鄧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  
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  
不敬臣愚以爲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默不言  
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  
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

以昌不以誹謗爲罪

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  
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

以昌殷紂  
嘿嘿以亡

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

臣恐天下以爲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

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爲壽也

論語

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  
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

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

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爲

晏晏之化

鄭玄注尚書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履載謂之晏

塞忠

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

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

今廣州縣○劉敞曰案今合浦是廉州縣作廣誤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沉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

易曰初凶後吉也申屠對策郅惲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

愚

後漢書卷五十九

後漢書卷五十九考證

卽惲傳將爲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臣承蒼按父  
老堯舜若曰爲野老於堯舜之世耳注謂以堯舜  
爲父老之人恐非是

邳惲子壽以傷晏晏之化○汲古閣本依鄭注改塞  
晏非是第五倫何敞陳寵傳皆有晏晏二字

後漢書卷五十九考證

晏晏之化

鄭文

墨忠堂



